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三十二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七千四百八十五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三十二

晉

元皇帝

大興二年

漢改號趙後趙高祖石勒元年舊大國一趙小國二成涼新大國一後趙凡四

國

春二月石勒獻捷于漢

勒拔平陽事具前

漢斬其使

石勒遣長史王修獻捷于漢漢主曜遣使授勒太宰



進爵趙王修舍人曹平樂留仕漢言于曜曰勒遣修
來實覘疆弱俟其復命將襲乘輿曜乃遣使斬修勒
大怒曰孤事劉氏于人臣之職有加矣彼之基業皆
孤所為今既得志還欲相圖趙王趙帝孤自為之何
待于彼邪由是曜勒交惡

三月合祭天地于南郊

帝親祀南郊以未有北郊并地祗合祭之

詔尊琅邪恭王為皇考既而罷之

詔琅邪恭王宜稱皇考賀循曰禮子不敢以己爵加
于父乃止

夏四月將軍陳川以浚儀

注見前

叛降石勒

初蓬陂

即春秋蓬澤注見前

塢主陳川自稱寧朔將軍陳留太

守祖逖之攻樊雅也

事具前

川遣其將李頭助之頭力

戰有功逖厚遇之頭每嘆曰得此人為主吾死無恨
川聞而殺之大掠豫州諸郡逖遣兵擊破之遂叛降

石勒

南陽王保自稱晉王

保既稱王改元建康置百官時上邽大饑士衆困迫

復為陳安所逼

陳安叛保事具前

張寔遣兵救之安乃退既

而保為諸將張春楊次所殺

保體肥大重八百斤善睡好讀書而暗弱無斷

保縱肥大豈能重八百斤其說荒誕不近理蓋防風專車倫如九畝不經好竒自古已然矣

故及于難先是陳安自稱秦州刺史降于漢又降于成及聞保被殺奉表劉曜以討賊執楊次斬之以天子禮葬保于上邽謚曰元張春奔枹罕安尋叛曜有衆十餘萬自稱涼王踰年曜擊斬之安善撫士卒及死隴上人思之為作壯士之歌

六月祖逖討陳川石勒遣兵救之逖退保淮南勒兵守

蓬關 蓬陂之關也

逃攻陳川于蓬關石勒遣石虎桃豹救之逃兵敗退

屯淮南虎徙川部衆于襄國留豹守川故城

即蓬陂塢

以周訪為荊州刺史王敦自領之表加訪安南將軍

初王敦患杜曾難制謂周訪曰若擒曾當相論為荆

州至是訪破斬曾

并得第五犄送敦斬之

而敦不用王廙在荆

州多殺陶侃將佐士民怨怒帝徵為散騎常侍而以

訪代之從事郭舒說敦曰荊州雖荒弊乃用武之國

不可以假人宜自領之訪為梁州足矣敦從之乃加
訪安南將軍餘如故訪大怒敦手書譬解並玉環玉
腕遺之訪抵之于地曰吾豈賈豎可以寶悅邪訪在襄陽
務農訓兵陰有圖敦之志守宰
有缺輒補然後奏敦不能制

漢改號趙

漢主曜徙都長安立宗廟社稷南北郊改國號為趙
冬十一月石勒稱趙王是為後趙

勒即趙王位稱元年以將軍支雄等主胡人辭訟禁

胡人不得陵侮華族遣使循行州郡勸課農桑朝會

始用天子禮樂加張賓大執法專總朝政

禮遇優顯羣臣莫及

呼曰右侯而不名

以石虎為驃騎將軍督諸軍賜爵中山公

勒悉召武鄉耆舊詣襄國歡飲微時與李陽隣居敢爭漚麻池相毆陽由是獨不敢來勒曰孤方兼營天下豈讐匹夫乎遽召與飲引陽臂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因拜都尉漚麻池在遼州榆

社縣北有

李陽村

庚辰 三年春以慕容廆為平州

武帝置統昌黎遼東等五郡

刺史

初平州刺史崔毖以士民多歸慕容廆心不平陰說

高句麗段氏宇文氏使共攻虜虜大敗之遂取遼東
遣長史裴嶷來獻捷嶷至建康盛稱虜之忠款朝廷
始重之帝欲留嶷嶷曰舊京淪沒名臣宿將莫能雪
恥獨龍驤竭忠王室使臣萬里歸誠今臣不返必謂
朝廷以其僻陋而棄之孤其嚮義之心使懈于討賊
此臣之所甚惜也帝然之遣使隨嶷拜虜為安北將軍

平州刺史

崔恣已奔高句麗故以虜為判
史虜尋進爵平州牧遼東郡公

涼州殺其刺史張寔寔弟茂代領州衆

蘇軾謂大亂起於小奸千古馬論寔於左道惑衆者流不能早除至左右皆為其黨始欲捕治自貽噬臍之禍夫復誰尤

京兆人劉弘客居涼州以妖術惑衆張寔左右皆事之弘自言天與神璽應王涼州于是帳下閹步等謀殺寔而奉之寔弟茂知其謀告之寔遣收弘未至涉等遂殺寔寔所遣兵執弘輶之誅其黨數百人左司馬陰元等以寔子駿尚幼推茂為刺史茂以駿為世子

趙立太學

選民之可教者千五百人擇儒臣以教之

趙主曜作鄭明

觀及西宮校霄臺又營考陵侍中壽豫和苞誅曰前營鄧明市道細民咸譏其奢今又欲擬阿房而建西宮法燬臺而起陵霄其為勞費億萬鄧明又營壽陵周圍四里桐柳金飾殆非國內之所能辦也昔秦始皇下錮三泉土未乾而發毀奈何踵其事乎册下詔曰二侍中懇懇有古人之風可謂社稷之臣矣其悉罷諸役壽陵一道霸陵之法以豫苞領諫議大天

秋七月後趙兵退走祖逖進屯雍邱詔加號鎮西將軍

祖逖將韓潛與後趙將挑豹分據陳川故城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使千餘人運以饋潛又使數

人擔米息于道豹兵逐之即棄而走豹以為逃士衆
豐飽大懼後趙運糧饋豹逃又使潛邀擊獲之豹宵
遁逃使潛進屯封邱以逼之逃鎮雍邱後趙鎮戍歸

者甚衆詔加逃鎮西將軍

逃與將士同甘苦約已務
施勸課農桑燕納新附雖

跡賤者皆結以恩禮河上諸塢先有任子在後趙者
皆聽兩屬時遣游軍徧抄之明其未附塢主皆感恩
後趙有異謀輒密以告由是多所克獲自河以南多
叛後趙歸晉逃練兵積穀為取河北之計後趙王勒
患之乃下幽州為逃修祖父墓置守冢因與逃書求
通使及互市逃不報書而聽其互市收利十倍逃牙
門童建降于後趙勒新送其首曰叛臣逃走吾之深
仇將軍之惡猶吾之惡也逃亦禁諸將不使侵暴後

趙之民遠境之

間稍得休息

八月梁州刺史周訪卒

論曰

詔以甘卓代之

訪善于撫納士衆皆為致死知王敦有不臣之心私
常切齒敦由是終訪之世未敢為逆及卒敦遣郭舒
監其軍帝以甘卓鎮襄陽徵舒為右丞敦留不遣
後趙定九品舉六科

後趙王勒用法嚴峻使張賓領選定九品公卿及州
郡歲舉秀才至孝廉清賢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人

冬十二月以譙王承為湘州刺史

帝之始鎮江東也王敦與從弟導同心翼戴帝亦推

心任之

敦統征討導專機政羣從子弟布列顯要時人為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

後敦恃

功驕恣帝畏而惡之乃引劉隗刁協等為腹心稍抑

損王氏權導亦漸見疎外中書郎孔愉

字敬康山陰人

言導

有佐命勲宜加委任帝出愉為長史敦益不平其參

軍沈充

字士居吳興武康人

錢鳳皆巧諂凶狡知敦有異志陰

為畫策敦上疏為導訟屈辭語怨望左將軍護王承忠

導果竭忠晉室
敦其從弟也反
跡寧當不知何
不聞正言開譬
折其逆謀論者
尚以疎導為帝
咎時事可知矣

厚有志行帝親信之夜召承以敦疏示之隗亦為帝
謀出心腹以鎮方面會敦表充為湘州刺史帝謂承
曰敦奸逆已著朕為惠皇

帝以惠帝自比言
當受制于彊臣也

其勢不

遠湘州據上流控三州之會欲以叔父居之承曰臣
奉詔命何敢有辭然湘州經蜀寇之餘民物彫弊苟
未及三年雖灰身無益也詔以承為刺史

時湘土因
弊承躬自

險約傾心按
撫甚有能名

二年
四年春三月日中有黑子

是月四日日出高六七丈
精光潏林色都赤中有異

物大如雞子又有青黑之氣共相搏擊良久乃解

著作佐郎郭璞

字景純河東聞喜人

上疏以為陰陽錯謬皆繫刑

所致赦不欲數然子產知鑄刑書非政之善不得不作者須以救弊故也今之宜赦理亦如之

後趙陷幽冀并州撫軍將軍幽州刺史段匹磾死之

先是匹磾為後趙所攻奔依冀州刺史邵續已而後

趙石虎攻續執以歸

虎執續使降其城續呼凡子竺謂曰吾志欲報國不幸至此汝

等努力奉匹磾為主勿有貳心虎送續襄國勒以為忠釋而禮之

時匹磾與弟文鸞

方進攻薊州歸而與續子緝等

續被執朝廷不能救乃以續任授其子緝

固守至是虎復攻匹磾於厭次

漢縣明省故城在今山東武定府陽信縣

孔萇攻其統內諸城悉拔之文鴛出戰力盡被執匹

磾欲單騎歸朝續弟洎不聽并欲執臺使

晉朝所遣使者送

虎匹磾正色曰卿不能遵兄志逼吾不得歸朝已甚

矣復欲執天子使者乎洎與緝竺等出降匹磾見虎

曰我受晉恩志在滅汝不幸至此不能為汝敬也虎

素與匹磾結為兄弟即起拜之于是幽冀并三州皆

入于後趙匹磾不為勒屈常持晉節久之與文鴛邵
續皆見殺

夏五月終南山

注見前

崩

秋七月以戴淵都督司豫劉隗都督青徐諸軍事王導
為司空錄尚書事

以淵為征西將軍督六州鎮合肥隗為鎮北將軍督
四州鎮淮陰名為討胡實備王敦也隗雖在外而朝
廷機事進退士大夫帝皆與之密謀帝以敦故以導

五
三十二

為司空錄尚書事而寔疎忌之御史中丞周嵩上疏
以為不宜聽孤臣之言放逐舊德帝頗感悟導由是
得全

八月常山即恒山崩
注見前

九月豫州刺史祖逖卒以其弟約字士少代之

逖在流華中差
月經濟奔畧時
方危急久仕尚
未必成功轉使
吳士拔虛名坐
統之以掣其肘

逖以戴淵吳士雖有才望無宏致遠識且已剪荆棘
收河南地而淵一旦來統之意頗怏怏又聞王敦與
劉刁構隙將有內難知大功不遂感激發疾然猶志

東晉如此用人
尚可與圖存哉

圖進取不輟營繕虎牢使諸將築壘未成而卒豫州
士女若喪父母譙梁間皆為立祠敦由是益無所忌
約無綏御之才不為士卒所附

代弒其君鬱律子賀傳

魏惠
帝立

拓跋猗弋妻惟氏忌代王鬱律之彊恐不利其子乃

殺鬱律而立子賀傳鬱律之子什翼犍

魏昭
成帝幼在襁

褓其母王氏匿于袴中祝之曰天苟存汝則勿啼久
之不啼乃得免

壬午永昌元年春正月王敦舉兵反譙王承甘卓移檄討之敦分兵寇長沙

初敦既與朝廷乖離乃羈錄朝士有時望者置已幕

府以羊曼

字祖延
祜從孫

謝鯤為長史至是舉兵武昌上疏

稱劉隗佞邪讒賊威福自由臣輒進軍致討隗首朝

懸諸軍夕退昔太甲顛覆厥度幸納伊尹之忠殷道

復昌願陛下深垂三思則四海乂安社稷永固矣沈

充亦起兵于吳興以應敦敦至蕪湖

漢縣今屬江南太平府

又

上表罪狀刁協帝大怒下詔曰王敦憑恃寵靈敢肆
狂逆方朕太甲欲見幽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親
帥六軍以誅大逆有殺敦者封五千戶侯時譙王承
起兵移檄遠近列敦罪惡州內皆應之惟敦姊夫鄭

澹為湘東

吳郡今湖南
衡州府是

太守不從命承討斬之遣主

簿鄧騫

字長真
長沙人

說甘卓曰劉大連雖驕蹇失衆心非

有害於天下大將軍以私憾稱兵向闕此忠臣義士
竭節之時也先是敦亦恐卓于後為變約共舉事卓

許之至是復遣參軍樂道融

丹陽人

往邀之道融憤敦

悖逆說卓偽許敦而馳襲武昌卓遂露檄數敦逆狀

帥所統致討遣參軍至廣州約陶侃侃遣參軍高寶

帥兵北下武昌城中傅卓軍至人皆奔散敦遣魏乂

帥兵攻譙王承于長沙

時城池不完資儲又闕人情震恐或說承南投陶侃或退

據零桂承曰吾之志欲死忠義豈可貪生苟免為奔

敗之將乎事之不濟令百姓知吾心耳乃嬰城固守

司馬虞望戰死甘卓遣承書勸之且云當以兵出河

口斷敦歸路則湘圍自解矣承復書曰足下能卷甲

電赴猶有所及若其狐疑則求我于枯魚

之肆矣卓不能從 虞望字子都臨湘人

三月敦據石頭殺驃騎將軍戴淵尚書僕射周顛甘卓
還襄陽夏四月敦還武昌

帝徵戴淵劉隗入衛隗與刁協勸帝盡誅王氏帝不
許王導帥宗族每旦詣臺待罪周顛將入導呼之曰

伯仁以百口累卿顛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

救甚至帝納其言顛出導又呼之顛不與言

顛左右曰今年

殺諸賊奴取金印如又大繫肘後徑出又上表明導無罪言甚切導不

知恨之帝命還導朝服召見之導稽首曰逆臣賊子

何代無之不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跌而執其手曰茂
弘方寄卿以百里之命是何言邪以為前鋒大都督
詔曰尊以大義滅親可以吾為安東時節假之將軍

周札

陽羨人
處之子

素矜險好利帝使隗軍金城

在江寧府
句容縣北

札守石頭敦至石頭欲攻隗杜弘曰隗死士多未易
克周札少恩兵不為用攻之必敗札敗則隗走矣敦
從之以弘為前鋒札開門納弘敦據石頭嘆曰吾不
復得為盛德事矣謝鯤曰何為其然也但使自今以

往日忘日去耳

謂日忘前念則君臣猜疑自去

帝命協隄淵導顛等

分道出戰皆大敗

太子紹欲自帥將士決取溫嶠執鞬諫曰殺下國之儲副奈何以身

輕天下抽利

敦擁兵不朝放士卒劫掠宮省奔散惟

斬鞅乃止

將軍劉超案兵直衛及侍中二人侍帝側帝遣使謂

敦曰公若不忘本朝于此息兵則天下尚可共安如

其不然當歸琅邪以避賢路

協隄收還帝流涕執其手勸令避禍給人馬使

自為計協素無恩紀募從者皆去為人所殺隄奔後趙

帝令百官詣石頭見敦

敦謂淵曰前日之戰有餘力乎淵曰豈敢有餘但力

元帝勸隄等避
榻其庸校固不
足言而隄等竟
自奔避是尚有
人心乎戴淵數
語所謂庶恥喪
蓋終亦無救於
此獨周顛侃侃

此論足令隗等
不魄

不足耳敦曰吾今此舉天下以為何如淵曰見形者
謂之逆體誠者謂之忠敦笑曰卿可謂能言又謂周
顛曰伯仁卿負我顛曰公戎車犯順下官親帥六軍
不能其事使王旅奔敗以此負公敦以太子有勇畧
為朝野所嚮欲誣以不孝而廢之大會百官問溫嶠曰
皇太子以何德稱聲色俱厲嶠曰鈞深致遠蓋非淺
局所量以禮觀之可謂孝矣衆皆以為信然敦謀遂

沮

帝召周顛謂曰近日大事二宮無恙詩人平安大
將軍固副所望耶顛曰二宮自如明詔臣等尚未

始以不救而恨
繼知申救而悔
王導肝腸無非
曲為身謀而其
時遂敦向闕竟
覲顏俯仰且王
彬尚持正論而
導竟無一言是
導縱未必欲指
敦危晉而因敦
以除周戴劉刁
諸人不懷大略

可知或勸類進敦類曰吾備位大匡朝
况我收寧可事問來活外牧胡起邪

敦參軍呂猗

素以姦諂為淵所惡因說敦曰周戴皆有高名足以
惑衆公若不除之恐必有再舉之憂敦然之以問導
曰周戴南北之望當登三司無疑也導不答又曰止
應令僕邪又不答敦曰若不爾正當誅爾又不答敦
遂遣部將收之顛被收路經太廟大言曰賊臣王敦
傾覆社稷枉殺忠臣神祇若有靈當速殺之收者以戟
傷其口血流至踵容止自若遂並淵殺之

帝使敦從
弟彬勞敦

可親且觀其後
與王舍書尤不
辨自明矣庾亮
大奸之目故非
刻論史官乃稱
其任真推分猶
得謂真筆耶

甘卓縱賊悞國
非專為游說所
動蓋初聞周載
之死先已喪膽
是以隱忍不進
耳其言勢逼恐
劫天子持自解

彬素與顏善先往哭之然後見敦敦怪其容慘問之
彬曰向天伯仁情不能已敦怒曰伯仁自致刑戮何
衷而哭彬勃然敦曰兄抗旌犯順殺戮忠良固為
不執耦及門戶矣辭義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曰爾
以吾為不能殺汝邪準時在坐勸彬起謝彬曰脚痛
不能拜且此復何謝敦曰脚痛孰若頭痛彬殊無懼
容竟不肯拜準後檢中書故事乃見顏救己之表執
之流涕曰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
負此良友彬初敦聞甘卓起兵大懼卓兄子印為
字世儒正之子

敦參軍敦遣印歸說卓使旋軍

卓雖幕忠義性多疑少決聞周載死流涕

謂印曰吾之所憂正為今日若徑據武昌敦勢逼必
劫天子以絕四海之望不如更思後圖吾換敦上流
敦亦未敢遽危社稷也即命旋軍樂道融曰今分兵斷
彭澤使敦上下不得相赴其來自然離散可一戰擒

欺世之詞及至
還襄陽反為周
慮所圍河如斷
彭澤據武昌傳
建瓴之勢乎一
跌不振自貽伊
戚可為多疑無
能為者炯鑒

之將軍起義兵而中止竊為將軍
不取也卓不從道融憂憤而卒

卓徑還襄陽敦改

易百官及諸軍鎮惟意所欲將還武昌謝鯤曰公若

朝天子使君臣釋然則物情皆悅服矣敦竟不朝而

去

甘卓還鎮家人皆勸卓備敦卓不從志散兵佃
作襄陽太守周慮承敦意襲殺之傳首于敦

敦兵陷長沙湘州刺史譙王承死之

魏乂等攻湘州百日拔之執譙王承將殺長史虞悝

望之

兄弟對之泣悝曰人生會當有死今閤門為忠

義鬼亦復何恨遂被害乂以檻車載承送武昌主簿

桓雄

長沙人

書佐韓階

長沙人

從事武延

陽翟人

毀服為僮

從承不離左右又殺雄王廙承敦旨殺承于道階延

送承喪至都葬之而去

秋七月後趙拔泰山

初泰山太守徐龕以郡叛降石勒

龕與下邳內史劉遐同討沛賊周撫

龕部將擊斬撫及論功而遐先之龕怒故叛

詔以羊

劉遐字正長廣平易陽人周撫一名整沛人

鑿

字景期泰山人

為都督及徐州刺史蔡豹

字士宜陳留圉城人

等討

之

王導以鑿為龕之州里冠族必能制之鑿深辭才非將帥都鑿亦表鑿不可使導不從事在太

二年 鑿至下邳不敢前豹敗龕于檀邱

胡三省注在魯國卞縣東南

卞縣注

石勒遣兵救龕龕疑而殺之

龕求救于勒遣其將王伏都

見前 以兵救之伏都淫暴龕疑其襲已乃斬伏都及其衆三百餘人

因請降朝廷不許救

鑿進兵鑿猶疑憚不進于是詔除鑿名

刁協勅鑿免死除名王導

以失舉乞

以豹代領其衆會石虎以兵擊龕龕送妻

子乞降于虎虎許之將擊豹豹軍退為龕所敗

詔收豹送

建康新之

事在三年 已而龕復以郡來降

事在四年

及是虎攻拔

之執龕送襄國殺之

命王伏都等妻子剝而食之

冬十月後趙寇譙祖約退屯壽春

祖逖既卒後趙屢寇河南及是圍譙祖約不能禦退

屯壽春後趙遂取陳留

後趙之拔奉山也兗州刺史郝瑩退屯合肥既而後趙寇

下邳彭城徐州刺史卞敦退保盱眙後石虎復陷青

州石塘取東莞東海石生攻河南司州刺史李矩頽

川太守郭默軍虜故乃附于趙趙主懼自將擊生大

敗還長安郭然南奔建康李矩亦率衆南歸卒于道

于是司豫青徐兗之地皆入于後趙卞敦字仲

仁壺從兄東莞晉郡治莒今山東沂州府莒州是

閏十一月帝崩司空導受遺詔輔政太子紹即位

是為明帝

帝以憂憤成疾而崩太子即位

後趙右長史張賓卒

賓謙虛敬慎屏絕阿私入則盡規出則歸美後趙主

勒倚重之及是卒勒哭之慟曰天不欲成吾事邪何

奪吾右侯之早也

程遐代為右長史勒每與遐議有不合輒嘆曰右侯捨我去豈非酷

乎因流

涕彌日

肅宗明皇帝

癸未 太寧元年春二月葬建平陵

在江寧府上元縣

史臣曰元帝恭儉有餘而明斷不足故大業未復而禍亂內興

夏四月敦移屯姑孰

即今太平府當塗縣晉時置城戍守後遂為重鎮元和志姑孰城以

姑孰漢名溪在今當塗縣南

自領揚州牧以王導為司徒

敦謀篡位諷朝廷徵已帝手詔徵之敦移鎮姑孰屯

于湖

晉縣隋廢故城在今當塗縣

以導為司徒自領揚州牧

敦欲為逆

王彬疎之甚苦敦變色目左右收之彬正色曰君昔歲殺兄今又殺弟邪敦乃止

六月立皇后庾氏

軍諮祭酒庾之女

以后兄亮為中書監

秋八月敦表江西都督郝鑒為尚書令

帝畏王敦之逼以鑒為外援使督揚州江西軍事鎮

合肥敦忌之表鑿為尚書令鑿還臺遂與帝謀討敦

趙擊涼州張茂降封茂為涼王

是為前涼

趙主曜自隴上西擊涼州茂力屈乃遣使稱藩曜拜茂太師封涼王加九錫

冬十一月敦以其兄含

字處弘

督江西軍

敦欲彊其宗族陵弱帝室乃徙兄含督揚州江西諸

軍事

含先督荆州

從弟舒

字處明

彬為荆江刺史

初舒子允之方總角

敦愛其聰警每以自隨敦常夜飲允之辭醉先卧敦與錢鳳謀為逆允之悉聞其言即于卧處大吐衣面

並汚屬出敦果照視見允之卧于吐中不復疑之會
舒拜廷尉允之求歸省悉以其謀白舒舒與王導俱
啟帝陰為之備焉
王允之字深猷

甲申 二年 涼王張駿 夏五月趙涼王張茂卒世子駿

字公逵

嗣

茂疾病執駿手泣曰吾家世以孝友恭順著稱晉室
雖微汝奉承之不可失也且下令曰吾官非王命苟
以集事死之日當以白衾入棺勿以朝服歛及卒趙
以駿為涼州牧涼王

六月加司徒導大都督揚州刺史督諸軍討敦敦復反至江寧帝親征破之敦死衆潰其黨錢鳳沈充伏誅

敦無子養兄舍子應

字安期

為嗣至是疾甚矯詔拜為

武衛將軍以自副

錢鳳曰朕有不諱便當以後事付應邪敦曰非常之事非常人所能

為且應年少豈堪大事我死之後釋兵歸朝保全門戶上計也退還武昌收兵自守貢獻不廢中計也及吾尚存悉衆而下萬一僥倖下計也鳳謂其黨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與沈充定謀以宿衛尚多奏令

三番休二

帝親任中書令温嶠敦惡之請為左司馬嶠乃

繆為勤敬綜其府事時進密謀以附其欲深結錢鳳

為之聲譽每曰錢世儀精神滿腹嶠素有藻鑑之名

鳳甚悅會丹陽尹缺

漢丹陽治宛陵三國吳移治建業晉初因之東晉于此建都改

曰丹陽尹宋齊梁陳皆同隋廢

考丹陽之在江南

者有四一為秦故縣亦曰小丹陽今太平府當塗縣

是一為漢故郡今寧國府宣城縣是一為晉京尹

今江寧府是一為唐所置縣今鎮江府丹陽縣是

嶠

言于敦曰京尹咽喉之地公宜自選敦然之問誰可

者嶠薦錢鳳鳳亦推嶠嶠偽辭敦不聽遂表用之使

峴伺朝廷

嶠恐既去而鳳於後問之因敦錢別起行酒至鳳鳳未及飲嶠偽醉以手版擊鳳噴

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温太真行酒而敢不飲敦以為醉兩釋之喻與敦別涕泗橫流出閣後入者再三行

敦病中猶與導
書是導始終未
嘗絕敦即其逆
督諸軍率子弟
發哀亦料敦必
不起方敢為是
以自託大義賊
親之為耳

後鳳謂敦曰嶠于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可嶠
信也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何得便爾相讒

至建康盡以敦逆謀告帝與亮畫計討之敦聞之大

怒曰吾乃為小物所欺與王導書曰太真別來幾日

作如此事當募人生致之自拔其舌帝加導大都督

領揚州刺史使嶠與將軍卞敦應詹郝鑒分督諸軍

鑒請召臨淮太守蘇峻字子高 掖人兖州刺史劉遐等入

衛帝屯于中堂胡三省注在建康定陽門外導聞敦疾篤帥子弟

為之發哀眾以為敦信死咸有奮志于是尚書騰詔

下敦府曰敦輒立兄息以自承代不由王命頑凶相
獎志窺神器天不長姦敦以隕斃鳳復煽逆今遣司
徒導等討之諸為敦所授用者一無所問敦之將士
從敦彌年違離家室朕甚愍之其單丁遣歸終身不

調餘皆與假三年休訖還臺當與宿衛同例三番敦

見詔甚怒而病轉篤

將舉兵使郭璞筮之璞曰無成復問璞曰吾壽幾何璞曰明公

起事禍必不久若住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使王
卿壽幾何璞曰命盡今日日中乃收璞斬之

舍錢鳳鄧岳

陳郡人

周撫

訪之子

等帥衆向京師鳳問曰事

璞占筮之驗古今以為美談然易主福善禍淫趨吉避凶璞既精於易學何至居數側而輕蹈危機顯其術數蓋兩失之矣

克之日天子云何敦曰尚未南郊何稱天子便盡鄉

兵勢耳含水陸五萬奄至江寧

今縣晉太康初置

南岸

詞徒

含書曰大將軍已不諱兄此舉謂可如昔年之事乎

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寧如導之徒心思外濟今則

不然大將軍來屯于湖浙夫人心臨終之日委重安

期諸有耳者皆知將為禪代非人臣之事也導門戶

大小受國恩厚今日之事明目張膽為六軍之

首寧為忠臣而死不為無賴而生矣含不答

或以

為含鳳象力百倍苑城

殊兵築晉置臺省于此亦曰臺城在今上元縣治北

小

而不固宜及軍勢未成大駕自出拒戰祁璆以為非

萬全計不從

帝乘駿馬微行出此執軍敦方直發

日環其營驚起曰黃鬚鮮卑兒來邪亞

遣騎追之不及帝母荀氏代
人帝類外氏鬚黃救故云
帝乃帥諸軍出屯南皇

堂

在中堂之南

夜募壯士遣將軍段秀

匹碑弟

等率千人

渡水掩其未備平旦戰於越城

在今江寧府聚賢門外俗呼為越臺

大

破之敦聞舍敗大怒曰我兄老婢耳門戶衰事去矣

我當力行因作勢而起困乏復卧乃謂應曰我死汝

便即位先立朝廷百官然後營葬敦尋死應祕不發

喪帝使人說沈充許以為司空充不奉詔遂舉兵與

舍合劉遐蘇峻等帥精兵萬人至擊充鳳大破之尋

陽大守周光

亦訪之子

帥千餘人赴敦求見應辭以疾已

而先見其兄撫曰王公已死兄何為與錢鳳作賊衆

皆愕然含等遂燒營夜遁明日帝還宮含奔荊州王

舒遣軍迎之

舒時為荊州刺史

沈其父子于江周光斬鳳詣

闕自贖充為故將吳儒所殺傳首建康敦黨悉平有

司發敦瘞焚其衣冠跽而斬之與充首同懸于南桁

即朱雀桁在江寧縣南桁與航同列航為橋故亦曰朱雀橋在國之南故又曰南桁

郝鑒曰前

朝誅楊駿等皆先極官刑後聽私殞臣以為王誅加

王敦非病死晉室未知如何導亦惟委蛇其間耳且敦既為大逆惡黨僅予除名猶為失寬而更欲貸之乎温嶠所議特為導周旋而晉政不綱于是益無可為已

于上私義行于下宜聽敦家收塋帝許之導等皆以

討敦功受封賞有司奏王彬等當除名詔曰司徒導

以大義滅親猶將百世宥之况彬等皆其近親乎悉

無所問

有詔敦綱紀除名參佐禁錮温嶠上疏曰敦剛愎不仁忍行殺戮為其屬者恒懼危亡原

其私心豈遠安處必其贊導凶悖自當正以典刑如

其枉陷姦黨謂宜施之寬貸都鑿以為先王立君臣

之教貴于仗節死義王敦佐吏雖多逼迫然進不能

止其逆謀退不能脫身遠遁準之前訓宜加義責帝

辛從

崎嶇

乙酉

三年春二月贈故譙王承戴淵周顛等官有差

詔故譙王承戴淵周顓及甘卓虞望郭璞等贈官有

差

初周札為會稽內史敦以札宗彊盛使沈充襲之札拒戰而死至是札故吏為札訟寃尚書卞壺議

以為札開門延冠不當贈諡王導以為往年之事敦姦逆未彰自臣等有識以上皆所未悟與札無異既悟其姦札便以身許國尋取象矣臣謂宜與周戴同例郗鑿謂周戴死節周札延冠事異賞均何以勸沮如司徒議則譙王周戴皆應受責何贈諡之有三臣既褒則札宜貶明矣導曰札與譙王周戴所見有異同皆人臣之節也鑿曰敦之逆謀履霜日久若以往年之舉義同桓文則先帝可為幽厲邪然卒用導

議

立子衍為皇太子

夏五月以陶侃都督荆湘等州軍事

侃復鎮荊州士女相慶侃性聰敏恭勤終日斂膝危坐軍府衆事檢攝無遺未嘗少閒常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于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于時死無聞于後耶諸叅佐以談戲廢事者命取其酒器蒲博

蒲博蒲博局戲也博物志云老子入胡作說文以為古者烏曹作

之具

悉投于江將吏則加鞭扑曰樗蒲者牧猪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無益實用君子當正其威儀

何有蓬頭跣足自謂宏達邪

侃嘗造船其木屑竹頭侃皆令籍而掌之人咸

不解後正會積雪始情聽事前猶濕乃以木屑布地及桓溫伐蜀又以所貯竹頭作丁裝船其絲理微密

皆此類也

秋閏七月帝崩司徒導中書令庾亮尚書令卞壺受遺

詔輔政太子衍即位

是為成帝

尊皇后為皇太后臨朝稱制

右衛將軍虞盾

濟陽外黃人元敬皇后弟

左衛將軍南頓王宗

字延

祚汝南王亮之子

俱為帝所親任典禁兵直殿內多聚勇士

以為羽翼王導虞亮頗以為言帝待之愈厚宮門管

鑰皆委之帝寢疾亮夜有所表從宗求鑰宗不與叱

亮使曰此汝家門戶邪亮益忿之及帝疾篤羣臣無

得進者亮疑宗屑有異謀排闥入見請黜之帝不納

引太宰西陽王柔司徒導及尚書令卞壺將軍郝鑿

庾亮陸晞

字士光
吳郡人

丹陽尹溫嶠並受遺詔輔太子更

以亮為中書令而崩太子即位生五年矣羣臣進璽

導疾不至壺正色于朝曰王公非社稷臣大行在殯嗣

皇未立豈人臣辭疾時邪導聞之輿疾而至太后臨

拜官不受東漢
以來處士積習
皆以亂民外托
高蹈者也下壘
詆語實持正義
公觀前後抗論
士導及痛懲放
止惡俗胸次自
不凡

朝以導錄尚書事與亮壺參輔朝政然大要皆決于

亮

尚書名樂洪為郡中正庾怡為廷尉評議廣之子
怡珉之子各稱父命不就壺曰人非無父而生職

非無事而立若父各私其子則王者無民而君臣之
道廢矣廣珉受寵聖世身非已有况後嗣哉謀怡不
得已
就職

葬武平陵

賀善贊曰明帝即位三年猶能奮發剛斷躬殄大惡
可謂明矣便歷年久而復能以仁武濟之晉非其庶
幾
乎

冬十一月癸巳朔日食

十二月段遼弑其君牙而自立

段氏自務勿塵以來日益彊盛其地西接漁陽東至
遼水所統胡晉三萬餘戶控弦四五萬騎末恆辛弟
牙代立至是就陸眷之孫遼攻牙殺而代之

代王賀傳卒其弟紇那魏場立

顯宗成皇帝

丙戌咸和元年夏六月以郝鑿為徐州刺史

司徒導稱疾不朝而私送鑿卞壺奏導虧法從私無

大臣之節請免官雖事寢不行舉朝憚之壺儉素廉
潔裁斷切直當官幹實性不苟同時好故為諸名士
所少阮孚字遠集成之子謂曰卿常無閒泰如含瓦石不亦
勞乎壺曰諸君子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尚執鄙吝者
非壺而誰時貴游子弟多慕王澄謝鯤為放達壺厲
色于朝曰悖禮傷教罪莫大焉中朝傾覆實由于此
欲奏劾之導及庾亮不聽乃止

秋八月以溫嶠都督江州軍事王舒為會稽內史

初王導以寬和得衆及庾亮用事任法裁物頗失人

心祖約自以名輩不後郝卞而不預顧命遺詔褒進

大臣又不及約與陶侃二人皆疑亮刑之歷陽內史

蘇峻有功于國

峻前率兵擊破沈充錢鳳等

威望漸著卒銳器精

有輕朝廷之志招納亡命衆力日多皆仰食縣官稍

不如意輒肆忿言亮既疑峻約又畏陶侃之得衆乃

以嶠鎮武昌舒守會稽以廣聲援又修石頭以備之

丹陽尹阮孚謂所親曰江東創業甚淺主幼時艱庾亮年少德信未孚以吾觀之亂將作矣遂求出為廣

亂將作而求出為身計則矣其如國計然此等放達高之徒雖在亦何濟於事

州刺
史

冬十月殺南頓王宗降封西陽王羨為弋陽縣王

宗自以失職怨望又素與蕪峻善庾亮欲誅之宗亦

欲廢執政中丞鍾雅

字彥胃
潁川人

劾宗謀反亮收殺之降

封其兄羨為弋陽縣王宗宗室近屬羨先帝保傅亮

一旦剪黜由是愈失衆心宗之死也帝不之知久之

問亮曰常日白頭公何在亮對以謀反伏誅帝泣曰

舅言人作賊便殺之人言舅作賊當如何亮懼變色

十一月後趙攻壽春歷陽內史蕪峻擊走之

石聰攻壽春祖約屢表請救朝廷不為出兵聰遂進

寇阜陵

注見前

建康大震蕪峻遣其將韓晃擊走之朝

議欲作涂塘

涂護曰滁今江寧府六合縣有滁河上自滁州流入下至瓜步入大江三國吳

于此築塘曰堂邑涂塘以淹北道

以遏胡寇約曰是棄我也益懷憤

恚

十二月後趙始定九流立孝秀試經之制

丁亥 二年夏五月甲申朔日食

冬徵蕪峻為大司農峻與祖約舉兵反

庾亮固非濟變之才然峻異志且萌正賈充所詞召則反速而禍小不召則反逆而禍大也若以導等為老成行重是養癰惡壑矣惟亮始因日用取敗繼後不能身殉徒倉王奔竄委其主于孤注喪節悞囚之罪夫復何

庾亮以蕪峻在歷陽終為禍亂欲下詔徵之司徒導

曰峻必不奉詔不若且包容之亮曰今縱不順命為

禍猶淺若復經年不可復制猶七國之于漢也卞壺

曰峻擁彊兵逼近京邑一旦有變易為蹉跌宜深思

之溫嶠亦以書止亮亮皆不聽峻聞之遣司馬詣亮

辭亮不許徵為大司農以其弟逸代領部曲峻上表

辭復不許峻遂不應命溫嶠即欲帥眾下衛建康三

吳亦欲起義兵亮報崎書曰吾憂西陲

謂陶侃在荊州

過于

曆陽足下無過雷池

即大雷水在安慶府望江縣南衆字記大雷水至望江縣積而

為池謂之雷池又東入江謂之大雷口

一步也亮復遣使諭峻峻曰臺下

云我欲反豈得活邪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

山頭峻知祖約亦怨朝廷乃請共討亮約大喜譙國

內史桓宣曰使君助國討峻則威名自舉今乃與俱

反安得久乎約不從宣絕之約遣兄子沛渙壻許柳

以兵會峻

十二月峻襲陷姑孰詔庾亮督諸軍討之宣城內史桓
彝起兵赴難

尚書左丞孔坦司徒司馬

司徒屬
有司馬

陶回

丹陽人

言于司

徒導請及峻未至急斷阜陵

注見前

守江西當利

浦名在江

南和州東

諸口導然之庾亮不從至是峻使其將韓晃等

襲陷姑孰亮方悔之京師戒嚴假亮節都督征討諸

軍使左將軍司馬流將兵據慈湖

在太平府當塗縣北

以拒之

宣城

晉郡今江南寧國府是

內史桓彝欲起兵赴朝廷長史裨

惠謂郡兵寡弱山民易擾宜且案甲以持之藝厲邑

曰見無禮于君者若鷹鷂之逐烏雀今社稷危逼義

無宴安遂進屯蕪湖韓晃擊破之因攻宣城彞退保

廣德

吳郡今江南廣德州是

徐州刺史郝鑒欲帥所領赴難詔

以北寇不許

戊子三年

後趙太和元年

春正月溫嶠以兵赴難至尋陽

晉郡治柴桑今

江西九江府是漢尋陽在黃州注詳前

尚書令成陽公卞壺督軍討峻戰

敗死之庾亮奔尋陽峻兵犯闕

溫嶠欲救建康軍于尋陽韓晃襲司馬流于慈湖流

敗死峻濟自橫江臺兵屢敗

陶曰謂庶亮曰峻知石頭有重戍必向小丹陽

南道步來宜伏兵邀之可一戰擒也亮不從峻果如

回言而夜逃失道無復部分亮始悔之朝士多違宋

人人東避難左衛將軍劉

超獨遣妻挈入居宮內詔以下壺都督大桁

即朱崔航以秦

淮諸航此為之最故名

東諸軍及峻戰于西陵

在江寧縣西

大敗峻

攻青溪柵

在今上元縣東北粟字記漢洩元武湖水南入秦淮

壺又拒擊之峻

因風縱火燒臺省諸營皆盡壺背灘新愈瘡猶未合

力疾戰死二子矜盱亦赴敵死其母撫尸哭曰父為

忠臣子為孝子夫何恨乎丹陽尹羊曼黃門侍郎周

導廬江太守陶瞻

侃之子

力戰死亮及郭默趙盾俱奔

尋陽

亮將行顧謂侍中鍾雅曰後事深以相委雅曰棟折榱崩誰之咎也

峻兵入臺城

即

城注見前

司徒導謂侍中褚翼

色洽切字謀遠陽翟人

曰至尊當御

正殿翼即入閣抱帝登太極前殿導及光祿大夫陸

暄荀崧尚書張闓共登御床衛帝劉超鍾雅及翼侍

立左右太常孔愉朝服守宗廟峻兵既入叱翼令下

翼呵之曰蘇冠軍來覲至尊軍人豈得侵逼峻兵不

借翼正色呵止峻兵即不敢上殿宮門苟設禁衛何致任其據

辱縱橫且峻素
重導導應示以
大義直斥其罪
乃坐視狂悖甚
至聽其除拜恬
不為怪導之罪
尚可道乎

敢上殿突入後宮宮人皆見掠奪府藏一空

或謂鍾
雅曰君

性亮直必不容于寇蓋早為計雅曰國亂不能
匡君危不能濟各邀逃以求免何以為臣乎

峻以王

導有德望猶使以本官居己之右以祖約為太尉駿
自錄尚書事弋陽王羨詣峻稱述功德峻復以為太

宰西陽王

溫嶠開建康不守號恟人有候之者悲哭
相對庾亮至尋陽宣太后詔以嶠為驃騎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嶠曰今日當以滅賊為急未有
功而先拜官何以示天下遂不受嶠素重亮亮駐奔
敗嶠愈推奉
分兵給之

三月皇太后庾氏以憂崩峻南屯于湖

堯明穆皇后

夏五月溫嶠以陶侃入討峻峻遷帝于石頭郝鑒王舒來赴難
溫嶠將討峻與庾亮互相推為盟主嶠從弟充曰陶
征西位重兵彊宜共推之嶠乃遣督護王愆期詣荆
州邀侃同赴國難侃猶以不預顧命為恨嶠屢說之
乃遣督護龔登帥兵詣嶠嶠有衆七千于是列上尚
書陳峻約罪狀移告征鎮灑泣登舟侃復追登還嶠
遺書曰近已移檄遠近言于盟府惟須仁公軍至便

侃因庾亮私憾
不意國難賴有
溫嶠苦心共濟
卒成其事而侃
之大虧臣節百
喙莫解

齊進耳今乃反追軍還或者遂謂仁公緩于討賊此
聲難追願深察之愆期亦謂侃曰峻豺狼也如得遂
志公寧有容足之地乎侃感悟乃戎服登舟兼道而

進郝鑿在廣陵得詔書即流涕誓衆入赴國難

鑿遣將軍

夏侯長等間行謂嶠曰或聞賊欲挾天子東入會稽當先立營壘屯據要害既防其逸又斷賊糧運然後清野堅壁以待賊賊攻城不拔野無所掠必自潰矣嶠深以為然侃至尋陽議者謂侃

欲誅亮以謝天下亮甚懼用嶠計詣侃拜謝

侃止亮曰庾元

規乃拜陶士行那亮引咎自責侃乃釋然曰君侯修石頭以擬老子今日反見求那

遂同趣建康

戎卒四萬峻聞之自姑執還遷帝于石頭司徒導固

爭不從

帝哀泣升車時大雨泥濘劉超鍾雅步侍左右峻給馬不肯乘而悲哀慷慨峻惡之峻以

倉屋為帝宮日肆醜言超雅與荀崧華恆丁潭等不

離帝側時幾瑾峻閉遣超一無所受趙粦朝夕臣節

愈恭雖居幽厄之中猶啟帝受孝經論語華恆

字敬則平原高唐人丁潭字世康會稽山陰人

導

密令張閻以太后詔諭三吳便起義兵會稽內史王

舒使庾冰

字季堅亮之弟

將兵一萬西渡浙江于是吳興太

守虞潭

字思真餘姚人

吳國內史蔡謨

字道明考城人

義興太守顧

衆

字長始吳都人榮族弟

等皆應之峻遣其將管商等拒之嶠

以南兵習水峻兵便步令將士有上岸者死會峻送

米萬斛饋祖約毛寶

字碩真
陽武人

為嶠前鋒告其衆曰兵

法軍令有所不從今視賊可擊乃不上岸擊之邪率

衆襲取之約由是饑乏嶠表寶為廬江太守侃表舒

潭監浙東西軍事郗鑒都督揚州八郡軍事鑒遂帥

衆渡江與侃等會舟師直指石頭峻望之有懼色侃

部將李根請築白石壘

在上元縣西北本名白石陂
後于此設城因曰白下城

侃使庾亮守之峻攻之不克舒等數戰不利侃乃令

鑿退據京口立大業

里名在鎮江府丹陽縣北

曲阿

注見前

凌亭

常在

州府武進縣西三國吳志孫權射虎于凌亭即此

三壘以分峻兵勢祖約遣

祖渙桓撫襲湓口

湓水入江之處在江西九江府德化縣西亦曰湓浦

毛寶中

流矢貫髀徹鞍寶使人蹋鞍拔箭血流滿鞞還擊破

走之

六月峻分兵陷宣城内史桓彝死之

桓彝聞京城不守進屯涇縣

注見前

裨惠勸彝與峻通

使以舒交至之禍彝曰吾受國恩義在致死焉能忍

恥與逆臣通問如其不濟此則命也彘遣將軍俞縱

宣城

守蘭石

地名在寧國府涇縣東

韓晃攻之將敗左右勸退

軍縱曰吾受桓侯恩厚當以死報吾之不可負桓侯猶桓侯之不可負國也力戰而死晃遂進軍至是城陷執彘殺之

秋九月陶侃溫嶠討峻于石頭峻伏誅峻弟逸領其衆西軍與峻相持久不決溫嶠軍食盡貸于陶侃侃怒欲西歸嶠曰師克在和古之善教也峻約小豎凶逆

爾時若無溫嶠
陶侃必西歸志
臣當如是乎則
平日所為恭勤
幹事概不足稱
矣

滔天何憂不滅奈何捨垂立之功設進退之計乎且
天子幽逼社稷危殆乃臣子肝腦塗地之日今之事
勢我無旋踵譬如騎虎安可中下哉公若違衆獨返
人心必沮義旗將迴指于公矣毛寶及竟陵太守李
陽亦皆說侃侃乃分米五萬石以餉嶠軍寶燒峻句

容

漢縣今屬江寧府

湖孰

漢縣隋廢故城在今上元縣

積聚峻軍乏食侃

遂不去韓晃等急攻大業壘侃將救之長史殷羨

洪字

喬陳郡長平人

曰吾兵不習步戰不如急攻石頭則大業自

解侃從之督水軍向石頭亮嶠帥步兵萬人從白石
南上峻逆戰乘醉突陳不得入將回馬躡侃部將斬
之三軍皆稱萬歲餘衆大潰峻司馬任讓等共立峻
弟逸為主閉城自守嶠乃立行臺布告遠近凡故吏
二千石以下皆令赴臺于是至者雲集

冬十二月後趙王勒大破趙兵于洛陽獲趙主曜以歸
殺之

先是後趙石虎攻趙蒲坂趙主曜擊破之遂攻石生

勒當兵敗國賊
人情思歸之時
而能獨幾料奇
力排浮議轉敗
為功其雄略實
有過人者設從
程遠尋議曜必
東勝席捲區區
襄國直燎毛塵
叩而已此足為
恒怙苟安者之
戒

于金墉襄國大震至是勒欲自將救洛陽程遐等固

諫勒大怒按劍叱遐等出

謂臣下曰庸人之情皆謂曜鋒不可當曜帶甲十萬

攻一城而百日不克師老卒怠以我初銳擊之可
一戰擒也若洛陽不守曜席捲而來吾事去矣 乃

使內外戒嚴命石堪等會滎陽石虎進據石門

在開封府

河陰縣西北水經注漢靈帝于敖城西
北壘石為門以遏浚儀渠口謂之石門 勒自統步騎

濟河至成臯勒見趙無守兵大喜卷甲銜枚詭道兼

行出于鞏管

注俱見前

之間曜專與嬖臣飲博不撫士卒

左右或諫曜以為妖言斬之俄聞勒自來色變使釋

金墉之圍陳于洛西衆十餘萬南北十餘里勒望見
曰可以賀我矣帥步騎四萬入洛陽城虎引步卒攻
趙中軍堪以精騎擊其前鋒大戰于西陽門勒躬擐
甲胄出閭閣門夾擊之曜素嗜酒至是將戰飲數斗
至西陽門揮陳就平地堪因而乘之趙兵大潰曜昏
醉墜馬為堪所執勒乃下令班師曜至襄國勒嚴兵
圍守使曜與其太子熙書諭令速降曜但敕熙與諸
大臣匡維社稷勿以吾易意勒乃殺之

己四年

是歲趙亡大國一後趙小國二成涼凡三僭國

春正月冠軍將軍趙盾

拔歷陽約奔後趙

先是後趙攻壽春約衆潰奔歷陽至是歷陽為盾所拔約率其左右奔後趙明年後趙主勒誅約夷其族

初祖逖有胡奴曰王安甚愛之在雍邱謂曰石勒是汝種類厚資遣之安仕趙為左衛將軍及約誅安歎曰豈可使祖士稚無後乎乃往觀刑竊取逖庶子道重匿之及石氏亡復歸江南

趙太子熙奔上邽後趙取長安

熙與南陽王胤奔上邽關中大亂蔣英擁衆數十萬

據長安遣使降于後趙石生率衆赴之

二月諸軍討逸誅之及西陽王羨

初蘇逸使任讓將兵入宮收右衛將軍劉超侍中鍾

雅帝抱持悲泣曰還我侍中右衛讓奪而殺之至是

諸軍攻石頭建威長史滕舍

南陽西鄂人修之孫

大破其兵獲

蘇逸韓晃斬之舍部將曹據抱帝奔温嶠船羣臣見

帝頓首號泣請罪殺西陽王羨陶侃與任讓有舊為

請其死帝曰是殺吾侍中右衛者不可赦也乃殺之

司徒導入石頭令取故節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
導有慙色

以褚翼為丹陽尹

時宮闕灰燼嶠欲還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導
曰孫仲謀劉元德俱言建康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
必以豐儉移都苟務本節用何憂凋敝且北寇游魂
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竄于蠻越懼非良計今特宜鎮
之以靜羣情自安由是不復徙都而以翼為丹陽尹

翼收集散亡京邑遂安

三月以陶侃為太尉郝鑿為司空溫嶠為驃騎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庾亮為豫州刺史

論平蘇峻功侃鑿嶠以下封拜有差諡卞壺曰忠貞
其二子眡盱及桓彝劉超鍾雅羊曼陶瞻皆加贈諡
侃以江陵偏遠移鎮巴陵朝議欲留嶠輔政嶠以導
先帝所任固辭又以京邑荒殘留資蓄具器用而後
還藩庾亮泥首謝罪欲闔門投窟山海帝手詔慰諭

曰此社稷之難非舅之責也亮乃求外鎮自效遂以

為豫州刺史出鎮蕪湖

侃之討峻也獨湘州刺史卞敦擁兵不赴又不給軍糧侃

秦請檻車收付廷尉司徒導以喪亂之後宜加寬宥乃以敦為廣州刺史敦憂愧而卒

夏四月驃騎將軍始安公溫嶠卒

諡忠武

嶠卒以嶠軍司劉盾為江州刺史陶侃郗鑒皆言盾

非方伯才王導不從盾矜豪縱酒不恤政事將軍郭

然襲殺之誣以大逆傳首京師陶侃聞江州亂即日

舉兵討然然將縛然以降斬之

秋八月後趙石虎攻拔上邽殺趙太子熙遂取秦隴

趙南陽王肩帥衆數萬自上邽趣長安石生拒守虎
救之大破趙兵乘勝追擊上邽潰虎執熙及肩等以
下三千餘人皆殺之于是蒲洪姚弋仲俱降于虎秦

隴悉平

前趙自劉淵僭號至曜亡凡五主
合二十一年是後後趙止稱趙

代王紇那出奔宇文部翳槐

魏烈立
帝

翳槐鬱律之子也

既立遣其弟什翼健
為質于趙以請和

庚寅

五年

趙建平
元年

春二月趙王勒稱趙天王以石虎為太

尉封中山王

趙羣臣勸勒即皇帝位勒乃稱大趙天王行皇帝事立

妃劉氏為皇后世子弘

字大雅

為太子子宏為大單于

中山公虎為太尉進爵為王

虎私謂其子還曰吾身當矢石二十餘年以成

大趙之業大單于當以披我乃與黃吻婢兒念之令人氣塞不能寢食待主上宴駕後不足復留種也中書令徐光以虎雄暴多詐勸勒漸奪其權程遐亦以為言勒心然之而未能從

秋九月趙王勒稱皇帝

時趙將郭敬陷襄陽遷其民于沔北城樊城

注見前

以

成之

辛卯 六年春三月壬戌朔日食

夏趙舉賢良方正起明堂辟雍靈臺

壬辰 七年春正月趙大饗羣臣

趙主勒謂徐光曰朕可方自古何等主對曰陛下神武謀畧過于漢高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太過朕若遇高祖當北面事之與韓彭比肩若遇光武當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宜礪礪落落如

日月皎然終不效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

狐媚以取天下也

勸學不學好使諸生讀書而聽之時以其意論古今得失聞者悅服

曹使人讀漢書聞鄒食其勸立六國後驚曰此法當失何以遂得天下及聞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

秋太尉陶侃遣南中郎將桓宣攻拔襄陽遂留鎮之

趙郭敬南掠江西陶侃遣桓宣乘虛攻樊城悉俘其

衆敬旋救樊宣與戰破之敬遁去遂拔襄陽侃使宣

鎮之

宣招懷初附簡刑罰畧威儀勸課農桑或載鋤耒于躬軒親帥民芸獲在襄陽十餘年趙再攻

之宣以寡弱拒守趙不能勝

時人以爲亞于祖逖周訪

已癸八年春趙遣使來修好詔焚其幣

夏五月遼公慕容廆卒世子皝

字元真嗣

皝初嗣位用法嚴峻國人不安先是皝庶兄翰

字元邑

母弟仁皆有勇畧有寵于廆皝忌之至是翰與其子

出奔段氏仁據平郭

漢縣晉省縣城存在今奉天府蓋平縣

以叛盡有

遼東之地後皝攻克遼東襲仁殺之

舊海水無冰自仁叛後凍合者

三皝乃從昌黎東踐冰而進輕騎趣平郭逆禽仁賜死

事在咸康二年

翰依段遼已復

奔宇文氏久之逃還

宇文逸豆歸忌翰才名翰乃伴狂乞食歸信而不禁翰得往來

白任逃竊歸名馬搗其二子逃歸
既大喜厚遇之
事在咸康六年

秋七月趙主勒卒太子弘立

趙主勒寢疾中山王虎入侍矯詔羣臣親戚皆不得入時秦王宏彭城王堪將兵在外皆召使還勒疾小瘳見宏驚曰吾使王處藩鎮正備今日有召王者邪當按誅之虎懼曰秦王思慕暫還耳今遣之仍留不當遣至是勒疾篤遺命曰大雅兄弟宜善相保司馬氏汝曹之前車也中山王宜深恩周霍勿為將來口實

遂卒

虎切太子弘使收程遐徐先下廷尉召其子還使將兵入宿衛弘大懼讓位于虎虎曰若不堪

重任天下自有大義何足豫論弘乃即位殺遐先夜以勒喪潛廕山谷乃備儀衛虛葬于高平陵石勒

冢在順德府邢

臺縣之西南

甲午 九年 趙主石弘 延熙元年 春二月以張駿為征西大將軍

先是趙拜駿涼州牧駿恥為之臣不受會趙破休屠

王羌 羌部 落名 駿懼乃稱臣入貢已而駿遣從事張淳假

道于成來上表 成人欲留淳謂曰卿體豐大天熱可且遣下吏先往須涼淳曰寡君以皇

興播越生民塗炭故遣淳通誠上都所論事重非下吏所能傳雖火山湯海猶將赴之豈寒暑之足論哉

成主雄知不可奪厚為禮而遣之卒致命于建康

至是詔以駿為征西大將

軍駿遣使報謝自是每歲使者不絕

夏六月太尉長沙公陶侃卒

諡曰桓

侃晚年深以滿盈自懼不預朝權屢欲告老歸國佐

吏等苦留之至是疾篤上表遜位以後事付司馬王

愆期輿車就船將歸長沙顧謂愆期曰老子婆娑

猶徘徊

細謂未及早歸去也

正坐諸君未幾卒

侃在軍四十一年明較善斷藏察藏密人不能

欺自南陵迄于白帝數千里中路不拾遺尚書梅陶嘗謂人曰陶公機神明鑒以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

陸抗語人不能及也謝安每言陶公雖用法而恒得
法外意南陵晉戎梁置郡隋以後為縣今屬寧國
府其故城在今縣西北
謝安字安石經從子

成主雄卒太子班字世文立

以庾亮都督江荆等州軍事

亮鎮武昌辟殷浩字深源為記室參軍浩與褚裒字季

野陽杜乂字弘理皆以識度清遠善談老易擅名江

東而浩尤為風流所宗桓彝嘗謂裒曰季野有皮裏春秋言其外無臧否而內有

裒疑七謝安曰裒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矣

皮裏春秋四時之氣亦備為何等語清談可笑可鄙若此

冬十月成李越弒其主班而立其弟期

字世道雄
第四子

初成主雄立兄蕩之子班為太子羣臣皆諫雄曰吾
兄先帝之嫡統有奇才大功事垂克而早世朕常悼
之且班仁孝好學必能負荷先烈遂立之及雄病瘍
諸子皆惡而遠之惟班晝夜侍側雄卒班即位雄子
越先屯江陽奔喪歸成都與其歸期弒班于殯宮奉
期而立之

期以越
為相國

十一月趙石虎弒其主弘自立為居攝天王

先是石虎自為丞相弒太后劉氏石生石朗起兵討之皆被殺至是趙主弘自齋壘綬詣虎請禪虎曰帝王大業天下自當有議何為自論邪尚書請依禪讓故事虎曰便當廢之何禪讓也遂廢而弒之自稱居

攝天王

姚弋仲稱疾不賀累召乃至正色謂虎曰弋仲嘗謂大王命世英雄奈何把臂受託而反

奪之邪虎心雖不平然察其誠實亦不之罪

乙未 咸康元年

趙石虎建武元年春三月辛司徒遵府

時帝委政于尊尊辟王濛

字仲祖太原晉陽人

王述

字懷祖承之子為

掾屬濛與沛國劉悛字真長友善當時稱風流者以

悛濛為首

濛不修小意而以清約見稱悛嘗謂濛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濛曰君知我勝我自知

迷性沉靜年三十尚未知名人謂之癡導以門第辟之既見唯問江東米價迷張日不答導曰王掾不癡導每發言一坐莫不贊美迷正色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導改容謝之

秋九月趙遷都鄴

初趙主勒以天竺僧佛圖澄豫言成敗數有奇驗甚敬信之及虎遷鄴奉澄尤謹于是國人化之相競事佛澄之所在無敢向其方面涕唾者

冬十月乙未朔日食

代王紇那復入翳槐奔趙

已趙納翳槐于
代紇那奔燕

張駿遣使上疏請北伐

駿勤修庶政總御文武咸得其用民富兵彊西域諸國皆詣姑臧朝貢駿有兼秦雍之志遣使上疏以為勒雄已死虎期繼逆元老消落後生不識慕戀之心日遠日忘乞敕司空鑒征西亮等汎舟江沔首尾齊

舉

丙申 二年春正月彗星見奎婁

西方奎十六星天武
庫婁三星為天獄

二月立皇后杜氏

預女

趙作太武殿東西宮

趙作太武殿于襄國作東西宮于鄴

皆焚以文石以
漆灌瓦金墻銀

極珠簾玉壁窮極巧工遺士民之女以寶之服珠玉
被綺殺者萬餘人教官人占星氣馬步射以女騎千
人為鹵簿皆著紫綸巾熟錦袴
執羽儀鳴鼓吹遊宴以自隨

于是境內大旱金一

斤直粟二斗百姓嗷然而虎用兵不息百役並興徙

洛陽鐘虞九龍翁仲銅駝飛廉

皆魏明
帝時物

于鄴又于鄴

南投石于河以作飛橋功費數千萬億竟不成既而

作臺觀四十餘所于鄴又營長安洛陽二宮役者四

十餘萬人後又造獵車千乘刻期較獵自靈昌津至

滎陽數千里為獵場

犯其禽獸者罪至死

丁酉三年是歲前燕始建國號舊大國一趙小國二成涼新小國一燕凡四僭國春正月趙王

虎稱趙天王

虎依殷周之制稱大趙天王即位于南郊大赦先是

全成公段作庭燎于柱末高十餘丈上盤置燎下盤置人虎試而悅之至是文武五百餘人入上尊號庭燎油灌下

盤死者二十餘人虎

悉之腰斬成公段

立太學

國子祭酒袁瓌

字山甫
陽夏人

等以江左寔安請興學校帝

從之立太學徵集生徒而士大夫習尚老莊儒術終不振

慕容皝稱燕王

是為
前燕

初慕容皝既立詔以為鎮軍大將軍遼東公至是鎮軍長史封奕等勸皝稱王皝從之以奕為國相

戊戌
四年

是歲成改號漢李壽漢興元年代昭成帝什翼提建國元年舊大國一趙小國三漢涼燕新小

國一代凡
五借國

春趙王虎燕王皝合兵攻段氏破之虎拔令

支

漢縣晉段氏都此故城在今直隸永平府遷安縣

悉取其地

先是燕王皝欲伐段氏遣使稱藩于趙乞師會討趙

王虎大悅與定師期至是虎使桃豹等將舟師十萬

出漂渝

一作榆津

在今天津府天津縣北水經清河東北過漂渝邑入于海即此

支雄

等帥步騎七萬為前鋒燕王皝引兵攻掠令支以北

段遼弟蘭悉衆追之皝設伏邀擊大破蘭兵掠五千

戶而歸虎進屯金臺

亦曰黃金臺燕昭王築寰宇記臺在易縣東南易縣今易州是

支雄長驅入薊降四十餘城遼聞蘭敗遂棄令支奔

密雲山

水經注鮑邱水南迤禦棄鎮東南密雲戍西胡三省曰據成帝紀連奔平岡密雲山蓋在

漢平岡縣界禦棄平岡注俱見前

虎徙其民二萬餘戶于司雍克豫

四州

夏四月成李壽

字武考驥之子

弑其主期而自立改國號漢

成主期驕虐日甚多所誅殺大臣多不自安尤忌漢

王壽威名使出屯涪壽懼不免遂襲成都壽世子勢

為翊軍校尉開門納之廢期為縣公幽之期溢而卒

壽遂稱帝改國號曰漢

五月趙王虎擊燕不克燕慕容恪

字元恭 號第四子

追擊大敗

之

燕王皝之破段蘭也不待趙師之至遂還于是趙王

虎以燕不會攻而自專其利

謂掠令支以北

伐之下三十餘

城遂進攻棘城

注見前

皝欲出亡帳下將慕輿

慕容同祖別為

氏根諫曰趙疆我弱大王一舉足則趙之氣勢遂成

今固守堅城其勢自倍事之不濟不失于走奈何望

風委去為必亡之理乎孰乃止然猶懼形于色元菟

太守劉佩

河間人

曰事之安危繫於一人大王當自強

以厲將士事急矣臣請出擊之縱無大捷足以安衆
乃將死士數百騎出衝趙兵大捷而還于是士氣百
倍根等力戰十餘晝夜趙兵不能克而退孰遣其子

恪帥二千騎追之趙兵大敗斬獲三萬餘級悉復所

失城虎益造船運穀謀再擊燕

是冬段遼自密雲遣使求迎于趙已中悔

復遣使于燕趙王虎遣麻秋率衆迎遼燕王純自將
迎之遼密與燕謀覆趙軍純遣慕容恪伏精騎于密

雲山大敗秋兵盡得其衆遂以遼歸初趙之入薊也北平相陽裕保燕山以自固既而降趙及趙迎遼裕為軍司馬兵敗被執執素聞裕名釋其囚以為郎中令待遠以上賓之禮久之遠謀叛執誅之陽裕字士倫右北平無終

人燕山注見前

以司徒導為太傅都督中外諸軍事郝鑿為太尉庾亮為司空六月更以導為丞相罷司徒官

導性寬厚委任諸將趙盾賈寧等多不奉法大臣患之亮與鑿牋曰人主春秋既盛不稽首歸政甫居師傳之尊多養無賴之士公與下官並荷托付大奸不

掃何以見先帝于地下乎欲共起兵廢導鑒不聽或
勸導密為之備導曰吾與元規休戚是同如君言吾
便角巾還第復何懼哉參軍孫盛字安國諫亮曰王

公常有世外之懷豈肯為凡人事邪此必佞邪之徒

欲問內外耳亮乃止

是時亮雖居鎮而遙執朝權趨勢者多歸之導內不能平嘗遇

西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汚人

冬十月光祿勳顏含

字弘都琅邪莘人

致仕

含以老遜位時論者以王導帝之師傅百僚宜為降

兩時相尚清談
都無實行惟類
舍內外如一舉
自樹立得於時
筆述矣

禮太常馮懷以問含含曰王公雖貴重禮無偏敬降
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既而告
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佞于我我豈
有邪德乎致仕二十餘年而卒

初郭璞書遺含欲為
之筮含曰年在天位

在人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
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著龜

代王翳槐卒弟什翼健立

翳槐弟什翼健質于趙翳槐病命諸大人立之翳槐
卒諸大人以什翼健在遠來未可必謀立次第孤孤

不可自詣鄴迎什翼捷請身留為質趙王虎義而俱

遣之什翼捷即位分國之半以與孤代自猗盧卒後

國多內難部落離散什翼捷雄勇有智畧能修復舊

業始置百官分掌衆務號令明白政事清簡百姓安

之于是東自濊貉西及破落那

唐書西域傳寧遠者本拔汗那或曰撥汗

元魏時謂破落那去長安八千里居西建城在真珠河之北

南距陰山北盡沙漠

率皆歸服有衆數十萬人

什翼捷求婚于燕燕王就以其妹妻之

己亥 五年春三月庚亮表請伐趙詔諭止之

亮欲開復中原表以桓宣鎮襄陽弟懌字叔鎮魏興

注見翼字稚鎮江陵毛寶樊峻成郟城今在湖北黃

前戰國時楚遷郟人于此故名上流欲帥大衆十萬移鎮石城今湖北安

陸府治是水澗注沔水徑石城西城因山為固晉太

傅羊祜立元康元年置竟陵郡治此考石城明三

者注甚明馮智舒以為遣諸軍羅布江沔為伐趙之

規帝下其議丞相導請許之太尉鑿議以為資用未

備不可大舉太常蔡謨議曰時有否泰道有屈伸苟

不計強弱而輕動則亡不終日何功之有為今之計

導歷相以來從無一語及恢復
卒忽請許亮北伐豈真以中原
為念哉蓋外以和衷示亮實則
明知亮不能成功而欲藉是以

傾之耳此正與
仇校周頌同一
誦計不可不知

莫若養威以俟時朝議多與謨同乃詔亮不聽移鎮

已而趙兵入寇沔南郡城皆陷寶峻
宋圖赴江死江夏義陽皆降于趙

秋七月丞相始興公王導卒

諡文獻

以何充為護軍將軍

冰為中書監揚州刺史參錄尚書事

復改丞相
為司徒

導簡素寡欲善因事就功輔相三世倉無儲穀求不

重帛初導與庾亮共薦丹陽尹何充于帝及導卒徵

庾亮為丞相亮固辭遂以充及亮弟冰參錄尚書事

冰經綸時務不舍晝夜賓禮朝賢升擢後進朝野翕

然稱為賢相

初導輔政每從寬恕至冰頗任威刑丹陽尹殷融諫之冰曰前相之賢猶不堪

其仕況如吾者哉

殷融羨之弟

八月太尉南昌公郁鑿卒

諡文成

以蔡謨都督徐兗軍事

鑿疾篤上疏曰臣所統率多北人人思歸本臣宣國

思量與田宅漸得少安聞臣疾篤眾情駭動太常臣

謨平簡貞正素望所歸可為徐州鑿卒即以謨代之

庚子六年春正月司空庾亮卒

諡文康

以何充為中書令庾

翼都督江荆等州軍事

時人疑翼年少不能繼其兄翼悉心為治戎政嚴明
數年之間公私充實

二月有星孛于太微

三月代始徙都雲中

魏書昭成帝紀三年徙都于雲中之盛樂宮水經注白渠水西逕魏

雲中宮南考白渠水即今歸化城之黑河雲中宮蓋即雲中之盛樂宮也

秋漢大閱于成都遣使如趙趙人報之

趙王虎遺漢主壽書欲連兵入寇中分江南壽大喜

集士卒為舟師大閱于成都遣使如趙致書署曰趙

既為處士復仇
宜也而推諉詩
人為逆以報已
恨失正道矣

王石君虎不悅中書監王波曰壽既僭大號而以制

詔與之彼必酬返不若復為書與之會挹婁國

注見前

獻楛矢石弩于趙波因請以遺之曰使其知我能服
遠也虎從之遣漢亡將李閔歸報閔至成都壽下詔

曰羯使來庭貢其楛矢虎聞之怒黜波以白衣領職

初蜀處士龔壯以父叔皆為李特所害志在復讎而
力弱不能及特孫期立與李壽有隙壯欲假壽以報
因說壽西取成都稱藩于晉壽然之由是殺期欲官
壯壯誓不仕而屢勸壽仕晉至是壽遣使于趙壯諫
曰與其與胡通孰若與晉通壽不從壯乃詐稱耳
聾辭歸終身不至成都龔壯字子璿巴西人

冬趙大發兵以伐燕燕人襲之入趙高陽

漢縣今屬直隸保定府

趙師還

趙王虎合兵五十萬具船萬艘自河通海運穀千一

百萬斛于樂安城

在今直隸永平府樂亭縣水經注濡水東逕樂安亭北即此

自

幽州以東至白狼

漢縣以白狼山名改城在今熱河八溝界

大興屯田括

取民馬凡得四萬餘匹大閱于宛陽

今河南彰德府臨漳縣西有趙

王閔馬臺水經注漳

水東逕閔馬臺即此

欲以擊燕燕王鮒謂諸將曰虎

自以樂安城防守重複薊城南北必不設備今若詭

路出其不意可盡破也遂帥諸軍入自蠟螭塞

胡三省注

自龍城取西道入蠟螭塞

據此塞當在龍城之西

襲趙戍將直抵薊城破武

遂津

在保定府安肅縣易水迤其南

入高陽所至焚燒積聚掠三萬

餘家而去趙兵乃還

辛丑七年春二月甲子朔日食

封慕容皝為燕王

皝自以稱王未受晉命遂遣長史劉翔來獻捷

破趙之捷

且言權假之意翔至建康為皝求大將軍燕王章璽

朝議以為故事大將軍不處邊異姓不封王翔曰自

劉石構亂未聞中華公卿有能摧破凶逆者獨慕容

鎮軍心存本朝屢殄疆敵功烈如此而惜北海之地

不以封邑何哉吾非苟尊所事竊惜聖朝疎忠義之

國使四海無所勸慕耳經年衆議不決會就上表罪

狀庾氏兄弟又與冰書責其當國不能雪恥冰懼乃

與何充奏從其請以就為大將軍幽州牧大單于燕

王以翔為代郡太守翔不受

翔疾江南士大夫以奢縱相尚嘗謂充等曰四

海板蕩奄踰三紀宗社為墟黎民塗炭此乃廟堂焦慮之時而諸君晏安江沱以奢靡為榮以傲誕為賢將何以尊主濟民乎充等甚慙及翔北還公卿餞之翔曰今石虎李壽志相吞噬王師縱未能澄清北方且當從事巴蜀一旦石虎先併壽據形便之地以臨東南雖有智者不能謀矣中護軍謝廣曰是吾心也

三月皇后杜氏崩

夏四月葬恭皇后

壬寅八年春正月己未朔日食

夏六月帝崩琅邪王岳即位

是為康帝

帝不豫或詐為尚書符勅宮門無得納宰相衆皆失

色庾冰曰此必詐也推問果然帝二子丕即哀帝奕字延

齡即海西公

皆在襁褓冰請以母弟琅邪王岳為嗣帝許

之中書何充曰父子相傳先王舊典且今將如孺子

何冰不聽帝乃詔冰充及武陵王晞字道叔元帝子會稽王

昱

元帝少子即簡文帝

尚書令諸葛恢

字道明陽都人

並受顧命而崩琅

邪王即位委政于冰充已而封丕琅邪王奕東海王

秋七月葬興平陵

史臣曰成帝幼冲嗣位不親庶政及長留心萬幾務在簡約雄武之度雖有愧于前王恭儉之德足追蹤

于往
烈矣

冬十月燕遷都龍城

地在今熱河塔子溝東北遼于此立興中府所建三塔猶存蒙古謂

三為古爾板塔為蘇巴爾漢
故名曰古爾板蘇巴爾漢城

燕王皝使陽裕等築城于柳城之北龍山

胡三省注
山在龍城

東之西立宗廟宮闕命曰龍城遂徙都焉

十一月燕王皝擊高句麗入丸都

高句麗所都故城在今朝鮮國城東北丸

下奇山

慕容翰說燕王皝伐高句麗

翰曰宇文屢為國患
今逸豆歸襄穉得國

華情不附伐之必克然高句麗去國密邇乘虛掩吾不備此腹心之疾也宜先除之還取宇文如反字耳

善其言乃分兵二道伐之

高句麗有二道北道平濶南道險狹輸日虜必重北

而輕南王宜帥銳兵從南道擊之而別遣偏師出從北道觀從之自將勁兵四萬出南道以輸為前鋒別

遣長史王寓等出北道

高句麗王釗戰敗

釗果以精兵拒北道而自以羸兵備南道

輸先至合戰既以大

燕軍乘勝遂入九都釗單騎走

會燕北道兵戰沒遂不窮追

乃虜釗妻子發釗父墓載其屍毀九

都城而還

明年釗朝貢于燕就還其父屍留母為質數年而後歸之

十二月立皇后褚氏

時徵后父豫章太守褚裒為侍中裒以后父不願居

中任事乃除江州刺史鎮半洲

城名在江西九江府德化縣

趙徵兵入寇

濟南平陵

即漢東平陵
北見前

城北石虎一夕移于城東南有

狼狐千餘迹隨之迹皆成蹊趙王虎喜曰石虎者朕也自西北而東南天意欲使朕平蕩江南也其敕諸

州兵明年悉集

于是諸州兵集者百餘萬會虎享羣臣于大武殿有白雁百餘集馬道之

南太史令趙攬曰白雁集庭宮室將空之象不宜南行虎乃臨宣武觀大閱而罷事在建元二年

康皇帝

癸卯 建元元年秋七月詔議經畧中原庾翼表遣梁州刺

史桓宣伐趙

翼為人慨慷喜功名與琅邪內史桓溫

字元子

相友

善

溫尚南康公主豪爽有氣概翼嘗薦于成帝曰溫有英雄之才願勿以常婿畜之宜委以方召之

任必有宏濟之勲特杜又殷浩並才名冠世翼獨勿之重也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徐議其任耳浩屢辭徵辟屏居十年時人以比管葛謝尚王濛至伺其出處以卜江左興亡嘗曰深原不起當如蒼生何翼請浩為司馬浩不應翼遺之書曰王夷甫立名非真實長華競明德君子遇會處際寧可然乎

浩猶不起
謝尚字仁祖鯤之子

翼以滅趙取蜀為已任遣使約燕

涼刻期大舉朝議多以為難唯庾冰意與之同溫及

譙王無忌

字公壽承之子

皆贊成之至是詔議經畧中原翼

欲悉衆北代表桓宣督諸軍趣丹水

注見前

桓溫為先

鋒小督帥衆入臨淮

既而桓宣擊趙李羆于丹水為羆所敗宣慚憤而卒

漢主壽卒太子勢立

庾翼移鎮襄陽詔以翼都督征討軍事庾冰都督荆江等州軍事徵何充為揚州刺史錄尚書事

翼欲移鎮襄陽恐朝廷不許乃奏移鎮安陸帝遣使
譬止之翼遂違詔北行至夏口復請鎮襄陽翼時有
衆四萬詔加翼都督征討軍事遣冰出鎮武昌以為

繼援徵充輔政

明年冰卒翼移鎮夏口雷子方之戍襄陽

甲辰二年

漢李勢太和元年

春燕王皝擊滅宇文部逸豆歸走死

皝還殺其兄翰

皝將自擊逸豆歸以慕容翰為前鋒逸豆歸遣南羅

大涉夜干

南羅城名大城之長涉夜干長之名也

將精兵逆戰涉夜干

勇冠三軍宇文所賴翰直出衝陳斬之宇文士卒不戰而潰燕兵乘勝逐之遂克其都城

宇文氏都遼西紫蒙川

逸

豆歸走死漠北宇文氏由是散亡孰遷其部衆于昌黎翰為流矢所中臥病積時後漸差于其家試騁馬或告翰欲為變孰雖藉翰勇畧然終忌之乃賜翰死秋九月帝崩太子聃即位

是為穆帝

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

臨朝稱制

帝疾篤庾翼庾冰欲立會稽王昱為嗣何充建議立

聘為太子帝崩太子即位由是翼水深恨克時太子

方三歲太后臨朝稱制

設白紗帷于太極殿太后抱帝臨軒

充薦褚裒

宜綜朝政裒固請居藩改督徐兗鎮京口

尚書奏裒見太后在

公庭則如臣禮私

親則嚴父從之

冬十月葬崇平陵

孝宗穆皇帝

乙永和元年

燕王慕容皝稱十二年舊大國一趙小國三漢涼代新小國一燕凡五僭國

夏

四月以會稽王昱為撫軍大將軍錄尚書六條事

通典晉初有吏

部三公客曹駕部北田度支六曹太康有吏
部殿中五兵田曹度支左民六曹蓋六條也

昱清虛寡欲尤善元言常以劉惔王濛韓伯

字康伯
頰川人

為談客又辟郗超

字景興
鑿之孫

為撫軍掾謝萬

字萬石
安之弟

為

從事中郎

超少卓犖不羈父愔簡默中退而嗇于財
積錢至數千萬嘗開庫任超所取超施散

親故一日都盡萬清曠秀邁
亦有特名 郗愔字方回

二龍見于燕之龍山

燕有黑白二龍見于龍山交首遊戲解角而去燕王

就祀以太牢命所居宮曰和龍是歲始不用晉年號

稱十二年

秋七月江州都督庾翼卒

諡曰肅

以桓溫都督荆梁等州

軍事

翼病表子爰之

翼第二子

為荊州刺史委以後任及卒朝

議以諸庾世在西藩人情所安欲從其請何充曰荆

楚國之西門戶口百萬北帶疆胡西隣勁蜀豈可以

白面少年當之哉桓溫英畧過人有文武器幹西夏

之任無出溫右者

丹陽尹劉惔每奇溫才然知其有不臣之志謂會稽王昱曰溫不可

使居形勝之地其位號常宜抑之勅遂以溫代翼又
置自鎮上流以已為軍司馬昱不聽以溫代翼又
以懷監沔中軍代庾方之

翼長子

冬十二月張駿自稱涼王

初涼州僚屬勸駿稱王駿曰此非人臣所宜言也然
境內皆稱之為王至是駿分其境內二十二郡三營

為涼

統武威等
十一郡

河

統金城
等八郡

沙

統敦煌等
三郡及
西城都護
三營

州

自

稱大都督大將軍假涼王督攝之始百置官車服旌
旗擬于王者

丙午二年

漢嘉寧元年涼王張重華永樂元年

春正月揚州刺史都鄉侯何

充卒

謹曰文穆

充有冕局臨朝正色以社稷為己任所選皆以功效

不私親舊

三月以顧和為尚書令殷浩為揚州刺史

褚衷薦顧和殷浩詔以和為尚書令浩為揚州刺史

和有母喪固辭不起謂所親曰古人有釋衰經從王

事者以其才足幹時故也如和者正足以虧孝道傷

處士盜虛譽用之未有不悞者若殷浩仗倚桓溫早知其無才用何一時傾心推服甚至以其

出處卜所默可
見當時滿朝皆
無振之徒不臣
何待

風俗耳浩亦固辭會稽王昱與浩書曰屬當厄運危
弊理極足下沈識淹長足以經濟若復深存挹退吾
恐天下之事于此去矣足下去就即時之廢興也家
國不異宜深思之浩乃就職

夏四月己酉朔日食

五月涼王張駿卒世子重華

字泰嗣

冬十一月桓溫帥師伐漢

桓溫將伐漢將佐皆以為不可江夏相袁喬

字彥叔陽夏人

曰今為天下患者胡蜀二寇而已蜀雖險固比胡為弱將欲除之宜先其易者李勢無道臣民不附且恃其險遠不修戰備宜以精卒萬人輕齎疾趨比其覺之我已出其險要可一戰擒也蜀地富饒戶口繁庶諸葛武侯用之抗衡中夏若得而有之國家之大利也溫拜表即行委長史范汪字元平順陽人以留事使表喬帥二千人為先鋒朝廷以蜀道險遠溫眾少而深入皆以為憂惟劉悛以為必克或問其故悛曰以博知之溫善博者也不必得則不為但恐克蜀之後溫終專制朝廷耳

惟其極溫克蜀
決之於博史處
其於求政處信
如左券可謂有
卓識

丁三年 是歲漢亡大國一趙小國三涼燕代凡四僭國 春三月桓溫敗漢兵于

笮橋

在成都府西南華陽國志萬里橋西上曰夷星橋亦曰笮橋笮疾各反

進至成都漢

主勢降詔以為歸義侯

溫軍至青衣

漢縣後漢改陽嘉故城在今四川雅州府雅安縣縣有青衣水亦曰平羌江出

縣之蒙山至嘉定府樂山縣入江

漢大發兵趣合水

青衣水入江之處水經注江水

東南過武陽縣青衣水沫水從西南來合注之即此

以拒之漢諸將從江北向

犍為

注見前

溫軍自江南出彭模

軍中議者欲分為兩軍異道俱進以分漢

兵之勢袁喬曰今懸軍深入當合勢力以取一戰之捷萬一偏敗大事去矣不如全軍而進齎三日糧以

示無還心勝可必也溫然之

彭模

乃留參軍孫盛

即彭亡山後漢岑彭被刺處注見前

將羸兵守輜重溫自將步卒直指成都進遇漢將李
權三戰三捷漢兵走散溫軍于成都之十里陌勢悉
衆出戰于笮橋溫前鋒不利矢及溫馬首衆懼欲退
鼓吏誤鳴進鼓袁橋拔劍督士卒力戰遂大破之溫
乘勝長驅至成都縱火燒其城門漢人惶懼無復鬪
志勢輿觀面縛詣軍門溫送勢于建康引漢司空
譙獻之等以為參佐舉賢旌善蜀人悅之留成都

桓溫遠薄堅城
屢戰克捷乘勝
席捲正當鳴鼓
厲勇鼓走安得
謀鳴記載家不
識語玲委請事

僥倖所謂
不足以語
狀

三十日振旅還江陵詔封勢歸義侯

後蜀自李特據
成都至勢亡凡

六主合四
十六年

夏四月趙攻涼州張重華遣謝艾將兵擊破之

先是趙遣王擢麻秋攻涼為涼將謝艾所破至是復

遣麻秋攻枹罕師衆八萬圍塹數重雲梯地突百道

皆進城中禦之秋衆死傷數萬退保大夏

漢縣唐廢故
城在今甘肅

蘭州府
張重華遣謝艾帥步騎三萬進軍臨河

艾乘
輅車

戴白帽鳴鼓而行秋望見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
此輕我也命黑稍龍驤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擾

艾澹胡床指麾處分趙人
以為有伏兵懼不敢進

別將張瑁自間道引兵截

趙軍後趙軍退艾乘勢進擊大破之趙王虎復遣孫
伏都帥步騎二萬會秋軍長驅濟河艾又破之虎歎
曰吾以偏師定九州今以九州之力困于枹罕彼有
人焉未可圖也

趙築華林園

在臨漳縣西本
魏所築復廢之

趙王虎據十州之地聚斂財物不可勝記猶以為不
足悉發前代陵墓取其金寶沙門吳進言于虎以趙

運將衰晉當復興宜苦役晉人以厭其氣虎遂祭近
郡男女十六萬人車十萬乘運土築華林園及長墻
于鄴北然燭夜作暴風大雨死者數萬人

郡國前後
獻蒼麟十

六白鹿七虎命司虞調之以駕芝蓋命太子宣祈福
于山川因行遊獵宣乘大輅羽葆蓋建天子旌旗
我卒十八萬出自金門虎升凌霄觀望之笑曰我
家父子如此自非天崩地陷當復何愁但抱子弄孫
日為
樂耳

冬十月楊初遣使稱藩詔以為雍州刺史仇池公

初楊難敵降劉曜曜封為武都王已降于成旋復叛

難敵卒子毅嗣遣使來稱藩族兄初襲殺之附于趙

石虎

至是初復通使詔以為征南將軍雍州刺史仇池公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三十二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中書臣閔思毅
膳錄監生臣周升士